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 $\frac{5}{8}$ · 插页 9 · 字数 627,000

1962 年 4 月第 1 版

196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25 定价（四）3.50 元

第十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收集了他們在 1854 年 1 月至 1855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曾經在美国的进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发表过。馬克思寄給“論壇報”的文章，有一些是同时在宪章派報紙“人民報”上发表的，而且为了使英國工人讀者易于理解，有时还作些修改。从 1855 年 1 月起，馬克思也利用他和恩格斯寄給“論壇報”的那些文章上的材料，开始为德国的資产阶级民主派報紙“新奧得報”撰稿。为“新奧得報”撰稿使馬克思有可能向德国讀者闡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内部状况的重大問題，以及关于資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論著述，占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政治活动的很大部分。馬克思认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繼續进行研究。恩格斯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軍事史和軍事理論以及語言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研究过程中作出的許多結論和总结，都反映在他們为“論壇報”和其他報紙所写的文章中。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論述欧亚两洲最重要国家中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这些文章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当代主要問題的光輝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自己在报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来論证无产阶级在国际生活的最重大的問題上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內政問題上的立場。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規定了无产阶级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超出一般民主运动的条件下的行动綱領，并且針對当时的基本任务和各国不同的条件，具体地闡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因为沒有可能像他們曾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許多文件中以及在“新萊茵报”上那样全面公开地論证无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現在只好有时采用諷喻的笔法在偶尔写的分析具体事件的文章中来表述自己的策略原理。

1854 年至 1855 年，由于克里木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注意国际关系和各个战区上的軍事行动的进程。第十卷中的許多文章都是論述这两大問題的。在本卷中，評述各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經濟发展和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談 1854 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它叙述了十九世紀初西班牙資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在研究欧洲各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以及研究外交談判各阶段和軍事行动的进程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根据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来分析每一个問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像在 1848—1849 年时那样，认为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他們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

家历史发展的根本問題——1848—1849年革命过程中所沒有解决的問題——的必要条件。

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英法統治阶级切身需要把沙皇制度作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不希望它彻底崩溃，害怕它的崩溃会給欧洲带来革命的后果，并且认为这样对自己的統治地位将是一种威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說明，英國寡头政体和法国波拿巴政府的計劃，只是想把俄国当作爭夺近东領導权的对手除掉、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統治、削弱沙皇俄国的軍事力量。根据这个計劃，英法政府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尽可能防止战争的扩大，使軍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作为它們爭夺对象的那些地区内。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为英法統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的計劃，他們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时的出发点是：如果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是一次全欧性质的战争，那末它一定会在欧洲各国引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使这些国家的反人民的专制制度复灭，使欧洲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在这些条件下，已經开始的战争就会变成各族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也会加速俄国本国革命形势的成熟，促进反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必然会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同那些欧洲資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場的原則区别，后者支持英國和法国的反革命政府，认为它們同俄国的战争就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

(見本卷第 283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的策略，是他們在 1848—1849 年的策略的繼續，那时他們已經在“新萊茵報”上号召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戰爭。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個策略是 1789—1871 年這個時代的客觀歷史條件所要求的，因為當時首要任務就是徹底消滅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專制制度和異族壓迫以前，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發展。”（見“列寧全集”1959 年中文版第 21 卷第 280 頁）

在本卷第一篇論文即恩格斯的“歐洲戰爭”的文章中，明確地提出了進行革命戰爭反對沙皇制度以及革命地改造歐洲的口號。這篇文章是由 1854 年 1 月英法艦隊陳兵黑海而寫的。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英法統治階級想要進行的反對俄國的戰爭和為了民主改造歐洲所必須進行的反對沙皇制度的真正革命戰爭之間的根本區別。恩格斯深信，當第六強國即革命出現的時候，戰爭的情況、條件和性質就會發生變化；革命將使所謂五“大”強國全都附屬於它，並使每個強國戰慄不已。文章認為，不管英法政府的願望如何，已經開始的軍事行動可能成為歐洲革命的推動力。而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級矛盾的增長、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強烈不滿已為這一革命准备好基礎。在恩格斯的“戰爭”這篇文章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況的進展”這篇文章中，也闡述了這一思想。這一思想也是他們論述戰爭的其他文章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制定了無產階級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的策略，並針對不同國家的特殊條件，加以發展並使它具體化。他們特別注意當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認為英國的革命發展前途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國的

經濟和政治状况，分析了英國社會各个階級及其政黨對克里木戰爭的態度，同時不斷地揭露英國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輝格党和托利黨的對內對外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英國的統治階級通過自己的對內政策來阻礙英國人民的進步，在對外政策方面，則遵照自私的階級利益，只是力圖把沙皇制度削弱，却把这个歐洲的反動支柱保存下來。揭露英國整個政治制度和各資產階級政黨的立場，尖銳地批判英國外交和作戰方法，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英國統治階級政策的那些文章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在論文中指出，資產階級貴族寡頭政體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的特點是英國外交素有的、並成了英國外交的傳統特色的那種背信棄義。馬克思在“關於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來”這兩篇文章中，根據對許多外交文件的詳細分析，揭露了英國的一些國家活動家在戰前時期多次企圖同沙皇政府達成瓜分土耳其的協議，以保證英國在近東占有決定作用的地位。馬克思的結論是：如果沙皇俄國和英國瓜分土耳其的行動不會引起必不可免的對法戰爭，而對法戰爭又不會引起歐洲的革命，那末英國政府准會以同樣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國一起吞掉。（見本卷第174頁）

恩格斯曾應馬克思的請求寫了許多軍事評論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作為社論發表。這些文章批評了英國政府的作戰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批評是他們揭露英國寡頭政體這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也把一部分評論發表在憲章派的機關報“人民報”上，認為這是鼓動英國工人反對統治階級政策的方法之一。

從恩格斯的軍事論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一個大軍事專家，

是一个精通軍事的人。他在“戰爭”、“英國軍隊的現狀及其战术、服裝置備、軍需部等等”、“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難”等許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國軍事制度的保守性，指出了英國的軍事落后于英國的总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歐洲戰爭問題”、“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雙方軍隊在土耳其的态势”以及其他許多文章中，研究了戰局的進程，說明了交战国的实力，分析了各別的战役。第一次發表的恩格斯的手稿“喀琅施塔得要塞”是很值得注意的。恩格斯在“因克爾芒會戰”、“戰爭”、“克里木戰局”這些文章中，高度評價了俄國兵士的英勇精神，同時也严厉地批評了地主俄國的軍事的落後、很大一部分將官的无能以及在沙皇軍隊中所采用的“閱兵操練”制度。

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論述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的，他认为这是战局的新阶段（“對塞瓦斯托波爾的进攻”、“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評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等）。在 1854 年 10—11 月所寫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聯軍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塞瓦斯托波爾的工事的薄弱，认为城市可能即将陷落。但是，塞瓦斯托波爾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以及他們所表現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以前在向陸一面沒有設防的塞瓦斯托波爾能够长期防守。因此，恩格斯在 1854 年 12 月底和 1855 年 1 月初就指出：“不設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營壘了”，（見本卷第 624 頁）由于俄軍的努力，目前塞瓦斯托波爾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用强攻来占領它已完全不可能了。（見本卷第 662—663 頁）

在本卷以及在本版第九卷、第十一卷中所發表的恩格斯論克里木戰爭的文章，包含了軍事学术史、軍事理論、战略和战术等方面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論性的結論。这些文章反映了馬克思主

義軍事思想的形成的重要阶段，反映了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当时战争經驗方面的重要阶段。但是，我們在讀恩格斯的軍事論文时必須考慮到：恩格斯当时手中有的往往只是西歐資產階級报刊的故意歪曲的报道，而且軍事評論是紧随事件的发展而写成的，所以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核对这些关于軍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因此有时片面地估价了某些战役，例如西諾普会战、博馬尔松德的夺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英國寡头政体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揭穿了資產階級貴族英國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馬克思在关于議會辯論的許多文章中，出色地批判了英國現行的两党制。他強調指出，輝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对外政策問題上的斗争，只不过是粉飾門面而已，因为每个政党“都不願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以免統治阶级的統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見本卷第 62 頁）这里所发表的馬克思的許多論文，都是針對具体的人即当时英國的国家活动家而写的。馬克思繼續他早就开始的对英國寡头政体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格萊斯顿等人所执行的政策的揭露。

至于談到在战争年代英國議會中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立場，馬克思指出，議會中的自由主义爱尔兰議員团（所謂爱尔兰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光彩的。馬克思指出这个議員团的代表实质上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旅时而支持英國这个政党，时而支持英國那个政党，从它們那里爭得一些让步，滿足自己的私利，但决不阻止英國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的压迫。它“从来沒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見本卷第 67 頁）

許多文章如“議會辯論”、“戰爭。——議會辯論”、“議會的戰爭辯論”等等都分析了各色各樣的議員在議會中就作戰、預算、個別改革草案等問題所發表的言論。有幾次下院會議是馬克思親自出席旁聽的。他用具體事例無情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揭露它的荒淫腐朽，戳穿統治的政治制度，揭示英國議會制的階級實質和資產階級議員所固有的虛偽和欺詐。馬克思在“不列顛的財政”一文中分析了財政大臣格萊斯頓所提出的軍事預算，強調指出：最後結果，人民群眾只得為戰爭付出代價。馬克思的許多論文尖銳地批判了英國的資產階級報刊。

馬克思在好幾篇文章中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自由貿易界代表人物的言論。這些代表人物糾集在自稱“和平拥护者”、反對同俄國作戰的所謂曼切斯特學派的周圍。馬克思指出，自由貿易派的這種立場決不是出於真誠地愛好和平，而是由於他們深信英國通過和平手段，不花作戰費用也能够在世界市場上確立自己的壟斷地位。自由貿易派根據英國商品向俄國市場輸出的日益增長，證明資本家英國和地主俄國的利益是一致的。馬克思強調指出，自由貿易派的首領科布頓和布萊特作為“和平保卫者”所發表的言論，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在保卫 1815 年在歐洲建立起來的、有利於大國的反動統治集團而違背各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度。因此，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儘管打着和平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同英國貴族寡頭政體一樣，是民主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敵人。馬克思指出，科布頓們和布萊特們用來掩蓋他們對革命的仇恨和他們保存沙皇制度這種反動勢力的企圖的虛偽的愛和平，暴露了“歐洲資產階級的下流卑鄙的靈魂”。（見本卷第 44 頁）

馬克思批判了英國自由貿易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以

后，又尖銳而严厉地批判了他們的对內政策，他們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所发表的裝裝样子的言論。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和“英國工商业的危机”这两篇文章中，揭露自由貿易派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他写道，科布頓們和布萊特們假惺惺地抱怨战争使“基督徒互相殘杀”，但同时他們又贊成无止境地剝削工人，千方百計地达到廢除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日的那些法律。馬克思揭露了自由貿易派想用偶然原因，例如用战争的影响来解釋在英國日益扩大的經濟危机的这种恶劣的意图。自由貿易派企图挽救他們那种把廢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当作制止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的教条。

馬克思在論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國的經濟发展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自由貿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当时他依靠的是大量的統計資料和平日对当前經濟資料的研究和綜合——馬克思写作他的主要經濟学著作，未来的“資本論”的巨大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馬克思根据他所发现的資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規律，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經濟学是站不住脚的。他強調指出，在英國出現的危机現象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尽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别生产部門的发展，可以为了战争目的利用一部分游資，但这些危机現象还是出現。馬克思指出了当时已經表現出来的英國經濟的特点，即它同世界市場的紧密联系；由于英國商品向其他国家輸出的日益增长，英國工业以及它所受的震蕩对整个世界經濟的影响就扩大了。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义經濟的周期性发展时，得出結論說：从 1849 年开始的英國經濟的繁荣时期不可能无間断地繼續下去，1853—1854 年期間在英國經濟中出現的危机現象将发展为严重

的經濟危机。18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把当前的危机同欧洲掀起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工人議会开幕。——英國的軍事預算”、“給工人議會的信”、“工人議會”等在本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多年一直同宪章运动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的上半期，他們帮助革命宪章派爭取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主义。马克思在文章中用淺近的話叙述了在宪章派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宣傳革命宪章派的領袖厄·琼斯的演說，帮助宪章派向劳动群众揭露英國議会的阶级性。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丹麦的中立。——英國議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中，分析了議会的社会成分和現行的选举制度，并且指出英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坚决地向英国无产阶级提出了建立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任务。马克思在給工人議會的賀信中，提出了偉大而光荣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組織起来”。（見本卷第134頁）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只有組織全国性的政党，才能获得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为反对“現代統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而斗争。（見本卷第126頁）

編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多篇幅是論述法国、法国的对內对外政策和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价这种立場时依据的論点是：波拿巴政体——依靠军队的資产阶级专政政体——的性质本身必然使拿破侖第三走上軍事冒險的道路。马克思写道：“不是國內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沒有别的出路

了。”（見本卷第 109 頁）他屢次強調指出，波拿巴法國在克里木戰爭中扮演了主謀者之一的角色。他指出：“現在東方危機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見本卷第 72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拿破崙第三及其黨徒們害怕歐洲革命並不亞於英國寡頭政體，因此他們也贊成有限戰爭。法國波拿巴政府正像不列顛聯合內閣一樣，在戰爭中追求的是自私的掠奪的目的，這在法國統帥部的軍事計劃和行動中表現出來。馬克思在文章中系統地揭露了法國政府的陰謀，抨擊了煽動群眾的沙文主義狂熱的波拿巴主義的騙人口號。他堅決反對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派想把路易·波拿巴當作民主的保衛者，當作“自由的代表人物”的企圖。（見本卷第 283 頁）馬克思揭露了拿破崙第三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並且痛斥了“十二月政變的文明”的血腥手段。（見本卷第 559 頁）在“英國軍事部門的改組。——奧地利的要求。——英國的經濟狀況。——聖阿爾諾”一文中，馬克思以卓越的抨擊性文字畫出了一個“負拯救文明之責”的人，即波拿巴法國統治集團的典型代表聖阿爾諾元帥——賣身求榮的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恬不知耻的走狗——的嘴臉。

在法國工人運動遭到失敗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特別的關切和同情注視着法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命運，首先是被看做是法國工人階級杰出領袖的奧古斯特·布朗基的命運。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用俄文發表的“塞瓦斯托波爾的騙局。——概評”一文中把奧·布朗基同在克里木戰爭時期作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俘虜的阿·巴爾貝斯對比的那一部分。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的許多文章都對普魯士的對內對外政策和它在克里木戰爭中的立場作了尖銳的批判性的分析。這方面的文

章有：“普魯士內閣的聲明。——波拿巴的計劃。——普魯士的政策”、“俄國和德意志強國。——糧食價格”、“炮擊敖德薩。——希臘。——門的內哥羅國君丹尼洛的呼呼書。——曼托伊費爾的演說”、“奧地利—普魯士條約。——五月二十九日的議會辯論”等等。馬克思是从解決 1848—1849 年革命所沒有解決的德意志的主要歷史任務——成立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的任務——的观点出發去研究普魯士在戰爭中所應採取的立場問題的。馬克思認為，普魯士參加對沙皇俄國的戰爭，可能成為德意志民主運動新高潮的直接推動力，而工人階級在這個運動中應起決定性的作用。人民群眾的發動的結果將是推翻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各邦中存在的專制政體，建立起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國家。馬克思揭穿了反動的普魯士統治集團所制定的、對人民群眾充滿了恐懼的政策，包括他們竭力要逮捕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義者並把他們押送到東普魯士要塞，從而使他們沒有可能組織人民運動的意圖。（見本卷第 82—84 頁）

馬克思在文章中特別注意分析奧地利在克里木戰爭中的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視奧地利的參戰，認為軍事行動移往歐洲中部會在那裡引起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高潮，從而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就連戰爭本身的性質也必然會發生變化。恩格斯寫道：“當戰爭限於西方強國和土耳其為一方同以俄國為另一方的衝突時，它就不可能成為我們在 1792 年以後看見過的那種歐洲戰爭”。（見本卷第 7 頁）

奧地利的參戰可能使奧地利帝國——各族人民的監獄復滅，使受奧地利奴役的各族人民組成獨立的民族國家，使歐洲許多國家得到民主改造。馬克思指出，“除了德國人之外，對東方糾紛的

結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見本卷第 214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問題的藍皮书。——門的內哥罗”、“馬德里起义的細节。——奥地利和普魯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債。——瓦拉几亚”、“俄軍的撤退”、“东方戰爭”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精細分析得出結論說，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是由哈布斯堡帝国反动制度的不稳固、这个帝国的外交和內政中的困难决定的。奥地利政府好像处在两团火焰中間。它不能让沙皇俄国毁灭，因为那样哈布斯堡王朝就“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渦的朋友”。（見本卷第 313 頁）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又不願俄国强大，它担心俄国軍队向巴尔干半島推进会引起受奥地利帝国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騷动，并促使他們“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們在德国人統治下所受的侮辱”。（見本卷第 36 頁）因此，奥地利要求俄国的軍队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此外，奥地利政府希望依靠西方强国的帮助摆脱像馬克思在“东方戰爭”、“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已經非常严重的財政困难。馬克思写道，这些原因就使得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搖摆不定的立場。

馬克思在分析奥地利帝国的內部状况时指出，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煽动受奥地利压迫的民族間的民族糾紛的政策，可以在这些民族的資产阶级自由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場上，特别是在意大利自由派的立場上找到适宜的土壤。馬克思写道：“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爭得自由”。（見本卷第 215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受奧地利压迫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以及加入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命运同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造，同必然导致这个帝国复灭并促使巴尔干半島上独立民主的国家建立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許多西欧政治活动家的意見，包括英国政論家戴·烏尔卡尔特的主張毫不触动反动的土耳其国家的意見相反，认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支持在土耳其征服者統治下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爭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除了論述克里木战争、分析軍事行动的进程以及与这場战争有联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文章以外，馬克思論述 1854 年开始的西班牙資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如“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條約。——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維也納會議。——奥地利的公債。——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內閣危机”、“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的反动”等等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現，认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們热烈欢迎西班牙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发动，认为这种发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資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以及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置，馬克思仔細地研究了过去西班牙革命的历史，閱讀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作家的著作。馬克思在 1854 年 9—12 月在“紐約每日論坛报”发表的一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成果；这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从拿破仑入侵到 1820—1823 年的革命为止的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第一次发表的这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馬克思曾寄給“紐約